

河岳英靈集二卷

(唐)殷璠輯 宋刻本 莫友芝校。框高十六·九釐米，

寬十二·八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殷璠，唐丹陽(今屬江蘇)人。其所選《河岳英靈集》自序最後落款稱「丹陽進士殷璠」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五著錄《河岳英靈集》二卷，亦稱「唐進士殷璠撰」。足見他是進士出身。其餘仕履行實極為不詳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四提到「殷璠彙次其詩，為《丹陽集》者」。同卷總集類又著錄「殷璠《丹陽集》一卷，又《河岳英靈集》二卷」。晚唐詩人吳融有《過丹陽》詩一首，其中「藻鑒難逢恥後生」一句下，自注「殷文學於此集《英靈》」，因知殷璠做過文學之官。唐東宮官崇文館有文學三人，為正六品下，職在「分知經籍，侍奉文章」。此為東宮親近，殷璠不可能擔任此職。另外，王府官，西都、北都、東都、都督府也都各有文學之官。各州則僅上等州設文學一人，從八品下。潤州在唐代為上州，殷璠有可能做過潤州的文學。但很可能很快就辭去了這種職位很低的官職，長期退隱，所以嘉定《鎮江志》卷十八說：「殷璠，丹陽人，處士，有詩名。」此與其自序中所謂「璠不揆，竊嘗好事，願刪略群才，贊聖朝之美，爰因

退跡，得遂宿心」的說法亦相一致。這是僅知的一些關於殷璠的材料。

殷璠選詩有他的標準，他認為，唐以前文貴輕豔，雖滿篋笥，亦何用之？故在集敘中說：「武德初，微波尚在；貞觀末，標格漸高；景雲中，頗通遠調；開元十五年後，聲律風骨始備矣。實由主上惡華好樸，去偽從真，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，南風周雅稱闡今日。」這是他對初唐至盛唐文風的評價。故所選始自甲寅，即唐玄宗開元二年（七一五），而所終是癸巳，即唐玄宗天寶十二年（七五三），全是盛唐時人的作品。具體選詩中對「名不副實，才不合道，縱權壓梁竇，終無取焉」。

關於《河嶽英靈集》的分卷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著錄為三卷，並謂：「是《集》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，詩二百三十四首，姓名之下各著品題，仿鍾嶸《詩品》之體。雖不顯分次第，然篇數無多，而釐為上、中、下卷，其人又不甚敘時代，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！」這完全是穿鑿附會，原因是四庫館當時未見此書的宋刻本，而用的是明刻本做底本，今傳世明刊本中就有三卷本可證。其實此書的宋刻本，非但殷氏自序說「粵若王維、昌齡、儲光義等二十四人，皆河嶽英靈也，此集便以《河嶽英靈》為號。詩二百三十

四首，分爲上、下卷」，其書目錄之劃分，選詩之歸屬，亦是二卷的格局。且自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中興館閣書目》，亦都著錄爲二卷。這就從事實上駁斥了四庫館的誤說。也顯示出宋刻本自身的內在價值。

此書宋刻相同版本有兩部傳世，今均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一部爲清初季振宜舊藏，首尾有缺葉，有抄配，又缺《敘》、《集論》及目錄；一部爲清末莫友芝所藏並過錄毛扆校語，卷末有「丙寅初冬邵亭校讀一過」識語。丙寅當爲清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。此本《敘》、《集論》、目錄都全。皮紙印造，刻印俱精。觀其字體風格、刀法特色，當爲浙江地區刻本。至於刻於何時，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，無法做出具體的判斷。此本避諱亦極不嚴格。自敘中「貞觀末標格漸高」句中「貞」字缺末筆；卷上「曩楨死於文學」句中「楨」字缺筆；卷下「宿大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錡二山人」句中「敬」字缺筆，可是別處之「鏡」、「讓」、「恒」等字又不缺筆。特別是目錄中「劉脊虛十一首」，當中的「脊」字直涉南宋孝宗的御名，竟然不避，實不可解。紹定時重修之《禮部韻略》，卷首猶載淳熙（一一七四—一一八九）、紹熙（一一九〇—一一九四）時應避

的舊諱及諸帝嫌名，可此本居然隨意，表明此書之刻絕非官刊。但有一字值得注意：儲光義《雜詩》「達士志寥廓」；王昌齡《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送至白馬寺宿》「南風開長廓」等詩句中的「廓」字，卻都缺末筆，以示避諱。「廓」是南宋寧宗趙擴的嫌名諱，回避他的嫌名，說明此書之刻當在寧宗一朝（一一九五—一二二四）。且孤本僅傳，彌足珍貴。

此本鈐有「莫友芝圖書印」、「莫印彝孫」、「莫繩孫字仲長」等印記，表明此本晚清一直為莫友芝父子所收藏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